# 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五目錄

元

文宗

管仲姬 名道昇

跋自寫墨竹

張伯淳

送范約莊序 長典丞

方回

送安定書院洪山長序

漁隱叢話考 爲胡仔

周密 郡人

癸辛雜識序

齊東埜語序

袁褧郡推官

推官廳題名記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五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五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元

贈翰林學士徐養素河南行省參政制

文宗

制曰朕惟自古哲王咸有股肱之佐屬余造命居多心膂之臣緬想光猷有如一日宜加褒典以慰九泉爾故翰林院學士徐養素績密溫純明敏謹愼早親帷幄朝

夕輸獻納之忠出共車輿春秋備廵遊之從人不見其喜慍能自保其功名美矣流芳惜哉厭世是用寵錫嘉臣特贈爾爲金紫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叅政於戲明良一時慨追懷於旣往子孫逢吉尚思報於來今茲爾有靈欽予時命可

別趙子昂序

吳　澄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盡易造書以來斯文

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
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
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
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
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與惟王
曾三蘇爲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
不爲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病氣日以耗而科舉文重
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
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惟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

不絲麻不穀粟而罽毯是衣蜆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爲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爲文也爲一世之人所不爲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蕭以下皆如是噫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爲一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手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爲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邁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豈不絕

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于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汨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予棄也

凌德庸字說

吳澄

吳興凌君時中在燕諗於臨川吳澄曰某生而父名之冠而字之曰德庸恒懼弗克稱願聞一言澄曰君以儒術吏事爲世用方今狂賢大夫之刻君而人士之刻若

而人君所當事而友也若澄鄙儒不通時變者奚于此乎問抑澄嘗聞之師矣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政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爲庸蓋如此所貴乎儒者之爲政以其能得法外意也法有一定之例事紛至乎前或行同而情異或名是而實非百

千萬變莫能盡一槩諸例而無權則府史自足以治世而又焉用士大夫爲近年法家齪齪于例惟謹雖有賢士大夫亦縮手攣足一毫不敢行其意聞君曾爲盱郡獄掾辨疑辟於府反覆數四不置囚藉得是紓死豈執一無權者所能今受知侍御史程公奏署東淮憲屬人皆偉公之不失所舉知君之不負所舉也君勉乎哉尊德性以極衡平之體道問學以括權變之用此中庸要領也以是佐其長其必有非常之政聞於人人以爲非常乃德庸之所以爲常也夫

## 與子昂書

吳澄

自離金陵後相去隔遠問訊浸踈緬惟水晶照徹心跡雙清履候多福廬陵二劉兄白屋好修篤志文學與劉須溪諧子游處求鄙文碣其父之墓然吾文豈可傳者當藉䕫獻之字以傳爲是有請尚與憐孝子慈孫之心特賜揮灑幸甚未期會晤願安眠食以答昭代特異之眷不備

## 題羝城軒後記

吳澄

余有守羝防城法即孟子養氣持志之學夫子欲無言

與無意則其冤也他日坐瓶城軒中相視默會此解

跋子昂寫度人經　　吳澄

予於道家書自道德南華二經外俱不喜觀今觀此卷不能不喜也

跋子昂千文　　吳澄

李德明家所貯千文其一孫過庭書其一趙子昂書合二卷觀之猶二子也

跋子昂書東坡王晉卿山水圖詩於熊大樂畫卷後　　吳澄

袁用和得此於鄧少初甚珍之然此畫之景非此詩之所言也此詩之工非此字之所增重也珍之者以其畫與以其字與以其詩與

跋趙子昂書麻姑壇碑　吳澄

顏魯公麻姑壇碑在吾鄉舊碑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寖失其真今觀趙子昂所書妙筆也顏字趙字並出於王或勁正如端笏重臣或俊媚如時妝美女二者各臻其極然顏學王書而字與王異趙書顏記而字與顏異非深造閫域不能知也後之君子必有工於評者劉

時中王豈岩俱學書而善書此帖趙以昇劉劉以昇王蓋其所好所識相伯仲也是以轉相授受云

題趙子昂臨蘭亭帖後　吳澄

馮昌大世扁倉之業而書羲獻之字以趙子昂今之羲獻也得其所臨蘭亭帖寶之如金玉其伎藝家之清流也已

跋子昂楷書後　吳澄

至元丙戌冬予始解后子昂於維揚驛明年在京每日相聚為予作字率多楷書不令作行草與今此卷字體

一同人但見其後來寫碑文之字乃疑此卷非真是未嘗悉見其諸體字樣也

題子昂仁智圖　　吳澄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先儒謂非體仁智之深者不能如此雖然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各隨所見均是仁智豈必與尼山泗水同哉子昂所圖子昂所見爾以遺太乙劉師別有見玉笥仁智堂道士從劉得之又玉笥仁智堂之仁智也師劉者羅環中持以示予者羅之徒孫周常清周而羅羅而劉劉而趙同仁曰智其

見同乎異乎予弗及知也方將循其支探其本遡其流
尋其源以上逹尼與泗水周今往上淸上淸之山水奇
突其中高人仁智何若予亦願參焉

元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劉公神
道碑　　吳澄

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姓劉氏諱文原
字善之其先蜀人寓杭甫再世登慧工文年十有五已
中進士舉逮南服歸國市隱弗耀訓授生徒以給親養
雖處窮約事生喪死必盡歡竭誠未嘗肯輕出謁鉅公

敬禮每造其廬當路多知名年三十二浙省檄克杭學
正大德戊戌部注崇德州教授越四年辛丑授應奉翰
林文字越五年乙巳陞修撰至大戊申考滿進階仍舊
職越三年庚戌出佐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壬子入為國
子司業延祐丁巳遷翰林待制明年戊午僉浙西道肅
政廉訪司事又明年巳未改江東道至治壬戌召為集
賢直學士癸亥進階兼國子祭酒泰定甲子直經筵其
冬移疾去官明年乙丑以翰林侍講學士召又明年丙
寅除湖南憲使俱不赴致和戊辰五月二十二日甲申

終於杭年七十子衍書來曰先君不幸至於大故既葬矣而墓石未銘也先生知先君深者敢以爲請澄適卧病得書而哭病小間乃追憶舊事初至元間吳興趙承旨孟頫子昂爲澄歷言其師友姓名而善之與焉及善之爲翰林應奉澄始識之繼由翰林待制出江浙時澄官胄監得餞其行又其後以集賢直學士兼祭酒時澄承之禁林次年同預經筵之選嗚呼孰爲後予十年而生遽先予而沒乎哀哉善之丰資溫粹儀矩端嚴其教於家塾鄉庠國監也從學者皆有長益詩文淳雅瑩

潔如玉字法遒媚與趙承旨伯仲趙旣逝欲求善書人
含是殆無可應詔持憲兩道游俯民寃至今有遺愛詞
苑代言史館修書悉合體製在儒臣中聲價相副者也
有文集內制藁讀易類編具存官階起將仕佐郎至承
德奉訓大夫至中奉曾大考從龢妣楊氏大考昭祖累
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妣雍
氏追封南陽郡夫人考澹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南陽郡公妣孫氏游氏俱追封
南陽郡夫人其配南陽郡夫人徐氏前一月卒子衍承

父澤儒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女子柔嘉柔官石
洞書院山長史公埜司徒府椽吏戴孟淳其壻也孫男
萊孫其葬七月十三日癸酉其宅湖州路德清縣千秋
鄉百寮山之麓徐夫人祔系本魏鎮西將軍苗裔去秦
入蜀居資徙居綿之彰明參政公避蜀兵難始寓杭云
銘曰
岷峨鉅儒前有相如王楊三蘇宋遷南裔若李若魏卓
爾拔萃槩吾善之蜀產之遺際今明時藝精黜浮文熠
爍瑛輝瑛琬琰帝制皇墳撰述討論身没言存澄清攬

轡伸枉出滯驅蝮殄猘提誨諄諄承學彬彬具稱聞人
中朝望埭宸極優寵急退何勇天祐耆賢未應奪年易
爲其然刻詩墓隧昭示來世知者墮淚

元贈承事郎德清縣尹朱君墓表　吳澄

承事郎瑞州路在城務稅課提領朱景淵語其寮樂務
副魯常曰吾父諱文進字野夫湖州長興和平鎮人也
早失怙失恃鞠于兄從祖渭富饒吝嗇里多仇怨有自
經者誣之逮繫於獄子幼莫克救解吾父年甫弱冠上
白憲司馬公光祖直其所訴從祖釋然而歸而吾父是

無德色其後保任友人貸於從祖歲久負欠乃賣己產代償其子本而吾父亦無慊意由是去家遠遊值宋季世豫計宋幣必將無用罄竭所有市易諸物未幾宋亡舊幣果廢吾父所貯物貨價長數倍遂得為興家之資先是太平州黃池鎮賈人以貨寄售直數千緡既而賈死於兵妻已改嫁吾父悉輸其直俾畜遺孤吾父與人交際不問賢否無所訾毀號稱長厚或有諮問必以忠告每推贏餘周恤鄰戚歲饑民疫偵何炊烟不起之家陰所有遺不使人知善鑒人之態度其能有成立者給

助貲力彼人䏍致豐盛所報不如所施無憾也教子爲
儒兼習國字景淵籍以仕進嘗適一處樂其形勢翕聚
指示景淵擬爲身後葬地皇慶癸丑四月二十五日終
年七十有二其年八月葬烏程縣三碑鄉小金山之趾
即前所指示者也吾毋同邑丁氏諱妙靚勤儉靜柔克
相吾父共植吾家致和戊辰三月十四日終年七十有
九明年二月祔葬小金山之兆景淵頼父毋遺訓服七
品章服自嗟祿弗及養幸皇澤優渥追榮於親吾父贈
承事郎湖州德清縣尹吾毋贈宜人親喪久葬而墓石

求竪為懼先德泯墜敢介子以請於翰林吳學士蘄一言文諸石豈惟吾親托以不朽景淵爲子之心庶其有攸乎魯常將景淵之命來諗予謂景淵之父義足以敦薄俗智足以識幾微而有子能發身榮親俱可尚也是以不辭而表其墓焉朱氏上世有仕者而承事君之曾祖琰祖恒考清皆不仕君之男長景淵季景恩女適馬適吳長孫介壽南安路蒙古字學正考滿名在吏部選中景淵能詩能文有學有守其益自勉益自謹爲良吏爲聞人使聲實加於上下則立身揚名之孝又非但如

今而已

交趾批答　　趙孟頫

卿世守海邦遠修職貢載馳使者來捧賀章顧方物之屢陳知乃心之克慎茲焉還邁宜示寵嘉其堅事大之誠以體同仁之意今賜卿某物若干至可領也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諸不多及

送吳幼清南還序　　趙孟頫

士少而學之於家蓋亦欲出而用之於國使聖賢之澤沛然及于天下此學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坎

心草萊岩穴之間老死而不悔豈不畏天命而悲人窮哉誠退而省吾之所學於時爲有用耶爲無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則吾出處之計瞭然定於胷中矣非苟爲是栖栖也近年以來天子遣使者廵行江左搜求賢才與圖治功而侍御史程公亦在行程公思解天子渴賢之心得臨川吳君澄與偕來吳君博學多識經濟才也逹時冝而知務誠稱所舉矣而余亦濫在舉中既至京師吳君翻然有歸志曰吾之學無用也迂而不可行也賦淵明之詩一章朱子之詩二章而歸吳君之心余之

心也以余之不才去吳君何啻百倍吳君且往則余當何如也吾鄉有敎君善者吾師也曰錢遜舜舉曰蕭和子中曰張復亨剛父曰陳懿信仲曰姚式子敬曰陳康祖無逸吾友也吾處吾鄉從數子者遊放乎山水之間而樂乎名敎之中讀書彈琴足以自娛安知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豈有用者哉吳君行有日謂余曰吾將歸遊江浙求子之友余既書所賦詩三章以贈行又列吾師友之姓名使吳君因相見而道吾情至杭見戴表元率初者鄞人也鄧文原善之者蜀人也亦吾友也其亦

以是致吾意焉

## 書經古文集註序

趙孟頫

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僞爲眞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

耶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 印史序

趙孟頫

余嘗觀今世士大夫圖書印章壹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壺爵之制遷就對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鳥之象蓋不遺餘巧也其異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無二三焉一日過程儀父示余寶章集古二編則古印文也皆以印印

紙可信不誣因假以歸釆其尤古雅者凡模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證之文集爲印史漢魏而下典刑質朴之意可彷彿而見之矣諗於好古之士固應當於其心使好奇者見之其亦有攺絃以求音易轍以由道者乎

贈趙虞卿叙　　趙孟頫

平陽趙虞卿從其兄來吳與兄卒官虞卿因留不去蕭然逆旅無一簞之儲飯豆茹藿衣褐垢敝處之無窮愁之色人或饋者亦欣然弗拒及過人有不足輒與之無吝情觀其人晗然無所爲聽其言淵乎以道而其奕又

通天下之善奕者也人不知未嘗言人知之未嘗矜意其胷中有得故外物不足以累之嗟夫人患無所得即有得雖千金之富駟馬之貴君將浼焉虞卿其肯以此易彼耶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若虞卿者所謂游藝志道者耶虞卿居吳興久吾黨之士往往與之遊於是相與賦詩贈之而趙孟頫又為之序

送淩德庸赴淮東憲幕序

趙孟頫

世所謂丈夫者率盛氣大言驕岸倨肆常易一介之士至一介之士當仁不讓奮然仗義與人爭是非不肯碌

碌苟且亦非世所謂丈夫者所能也淩君德庸與余居同邦生同年今年之春相遇都下握手言笑若有雅故益適千里者見似人而喜況余同邦同年者哉然余所以與淩君相得者又有出於是余聞淩君往年司獄建昌囚有冤皆爲平反之與其上官抗畧無少假借府吏固不論甚者與察司往復折難無詭隨依阿聲淩君位甚卑無當路之援容頗不能動人世所謂丈夫者常易之安知淩君自處者不卑也彼淩君所恃者以吾之是却彼之非而已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

義豈虛言哉今凌君以淮東憲司幕府亦粗可以行其志矣夫數吾媢澤盛世不設深文苛察亦君子不為也使吏不得以財賂行私意不敢以架漏欺公家則淮東之民實被聖主寬仁之澤抑豈獨余之望將使世所謂丈夫者知一介之士所守如是是非可易者豈不偉與於其行書此以為贈凌君其或有取焉

第一山人文集叙　趙孟頫

宋以科舉取士士之欲見用於世者不得不繇科舉進故父之詔子兄之教弟自㓜至長非程文不習凡以求

合於有司而已宋之末年文體大壞治經者不以背於經旨為非而以立說奇險為工作賦者不以破碎纖靡為異而以綴緝新巧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應程文之變至此盡矣狃於科舉之習者則曰鉅公如歐蘇大儒如程朱皆以是顯士舍此將焉學是不然歐蘇程朱其進以是矣其名世傳後豈在是哉王君壯歲自弱冠賦聲滿場屋間取鄉舉如拾芥非唯王君視功名唾手可得一時之士亦孰不以高科期之爾來科舉既廢王君出其胷中之蘊作為詩文成數巨編暇日携以見過

求余爲之叙余讀一二再過文不苟作字不苟置意深而氣直涵詠詩易出入騷選宜可以名世傳後而非一時科舉僥倖求合於有司之作也非自拔于流俗者能若是耶余既爲是説遂書以爲王君文集叙王君名方叔字壯猷其先自郢䣕徙吳興故推其所自題其編曰第一山人文集云

大雄寺佛閣記　　趙孟頫

閼逢涒灘之歲春正月長興大雄寺僧道成使其徒得恩以書來謁曰大雄故陳之報德寺而今名則宋治平

閒所更也廣廷大殿規制偉傑殿北故有華嚴殿荒陋
廹阨見者咸謂弗稱道成乃與居拱者謀卽其地建佛
閣三十楹既成中置大像復作小像千翼之黃金莊嚴
勝相備具蓋裒人之施竭已之資祟積銖寸恐力誓願
歷一星周而僅有濟今拱既死而道成亦已老矣恐遂
泯泯無以示後人敢以記請予竊嘉其志乃爲之記曰
天下之事類非苟且欲速者所能爲也夫欲速則志不
達苟且則功易墮吾觀二子經營謀度忘十年之久而
以必成爲期故能闢隘陋爲高明化荆棘爲岑樓穢以

朱闌覆以重檐然後覩殿若廷始若無愧微夫二子堅持之操勤篤之行弗遽弗撓安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訖不違其志如此哉其視世之苟且欲速徼倖旦暮者所成就爲何如是可書已按長典爲陳高祖故里寺其宅也有檜在廷直殿之西偏邑長老言當時故物也蒼皮赤文破裂奇詭而茂悅之色千載不渝余故毎至輙盤桓其下而不能去及登斯閣爲之四顧山川寂寥萬象蒼茫古人遺跡皆已湮沒無餘矣而此樹婆娑獨以浮屠氏故得全是豈偶然也哉則又爲之咨嗟嘆息而

不能已寺在唐會昌間嘗廢至大中乃復又一百若干年當宋天聖三年寺僧志𦨇等始新作三門又二百若干年而閣始建孫陳天壽至於今其廢與大畧如此寺故無紀載故余併及之使來者有攷焉

## 重修觀堂記

趙孟頫

佛以慈悲哀愍一切盡未來世咸欲使之覺妙明心不墮邪見凡有可以開闢迷者不遺餘力衆生因心有想因想有妄掃除妄想使得正觀佛所說經其法具在依佛所說而修習之非有嚴淨處所道將安寄故通都大

邑往往皆有觀堂而吳興觀堂特爲宏敞池水竹樹莊嚴靚深蓋創建於宋嘉泰間經始之者講主行瓔輔成之者澧王師撥也宋之末年住持者非才葺治弗勤漸至頽廢甲戌乙亥之際兵事澒洞奸民乘之剽竊摧剥棟宇傾弛風雨不蔽仰見日星暨聖元統一區宇人獲奠居乃相與謀曰觀堂我郡一大道場也今廢壞至此非得有福德力量者主之其何以興起乎衆咸曰非雲岩饒公不可於是相與告之澧王之孫孟齊深以爲允遂具禮延請以至元十三年之春來主法席約已勑躬

振弛補葺由是聲譽籍甚聞於總統所總統賢其人給札以命之雲岩乃俾智悉力思所以宏其教者無所不至昔者常住之田僅四頃餘雲岩出衣鉢日益增廣齋鼓粥魚聲和響答迺以至元二十一年鳩材傭工因寶殿之舊而一新之堂宇丈室左右列祠三門廊廡甃甓之破缺者完之榱桷之毀折者易之歷十年而後備至於莊嚴像設金碧輝映光采奪目父老輿嘆謂逾厥初而翠柏紅蓮淸凉香潔淨土境界種種現前然後修觀想之業者乃始得其所雲岩於佛事可謂勤矣余覩天

地間物廢興雖有時然常係乎其人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蓋古今一致也向使觀堂不能致饒公則瓦礫茂草亦已久矣其能建興於積壞之餘哉予常嘉饒公之爲人而公以記請故遂次第其狀而記之大德元年九月記

##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趙孟頫

按吳興志管夷吾之後有避地于此者人因名其地曰棲賢今烏程棲賢山是也其裔散處郡邑汔于今不絕吾妻仲姬所自出也仲姬名道昇父諱伸字直夫倜儻

尚義晩節益自喜鄉里稱之曰管公無丈夫子仲姬特所鍾愛至元廿六年歸於我皇慶元年以余官二品封吳興郡夫人夏五月賜告還家間謂余曰道昇先人沒而無後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公歲時奉嘗缺焉此不能不重哀思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涕橫集而心欲折也幸先人敝廬無恙意即是建祠俾方外士為之嚴事庶乎少紓予哀而其為久遠計也似亦可哉吾咨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用其言為卜相其宜刱樓三間以祠公及公之配周凡材竹甓石悉

撤其舊而壹新之旣成使道士掌之扁曰孝思道院又買腴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且足其食予時與仲姬往造其間祭饗從里俗或者亦足以少慰公之靈　也哉書事於石尚俾我後人勿替夫人之志云

## 湖州路揔管府題名記

趙孟頫

古者諸侯之國必有史官太史公始摭其所述年經而國緯之合以爲表蓋將使有民社者幸而覽觀焉必且曰某時爲何時某侯爲何人而我何如也余讀其書未嘗不歎其得春秋之遺意自秦置郡縣始不容有私史

且士之為王官者非宰相不得表於史氏猶幸有所謂題名者而可廁與其與為郡曰內史曰太守曰刺史曰知州事由晉王羲之而下凡如干人亦既列氏名於槃石矣粤自聖化南被國家遴選仁哲以惠茲土聲相聞踵相接而未有所登載也今達魯花赤正議揔管高侯下車數月乃命伐石合長貳為之記而屬予以叙予惟題名之設所以辨歲月昭爵秩觀其所以去來之故而賢不肖可知也善善惡惡而懲勸存焉此太史公之深旨而春秋之微權也昔司馬文正公記諫院為之目曰

某也忠某也詐使來者知所擇而弗失其所自處焉乎豈獨諫官也哉

黃文獻集亦載此文儧偶得石刻遂正之但末段與袁記推官廳相類宜同爲公書微不可解

琴原　趙孟頫

琴也者上古之器也所以謂上古之器者非謂其存上古之制也存上古之聲也世衰道微禮壞樂崩而人不知之耳琴絲音也非絲無以鳴然而絲有緩急聲有上下非竹無以正之竹之爲音一定而不易是以用之正

緩急而定上下也是故音十有二均調琴之法亦十有二而世俗一之黃鍾之均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七比一二大呂太簇如之夾鍾之均二宮三商四角五徵一羽六七比一二姑洗如之中呂之均三宮四商五角一徵二羽六七比一二甤賓林鍾如之夷則之均四宮五商一角二徵三羽六七比一二南呂如之無射之均五宮一商二角三徵四羽六七比一二應鍾如之如之者非同之如其徵之應而緩急不同也苟爲不同則曷從而正之曰以管正之也黃鍾之均一絃爲宮吹黃

鍾之管以合一絃而後絃正自是以降以大呂合大呂以太簇合太簇無不正矣夾鍾之均二絃爲宮合之無以異也中呂之均三絃爲宮合之無以異也夷則之均四絃爲宮無射之均五絃爲宮合之亦無以異也此十有二均之大畧也夫一絃爲宮者至五絃而止五絃而止者五音之外不可加也二絃爲宮者一絃還而爲羽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絃代之三絃爲宮者一二還而爲徵羽徵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七代之其正體不出乎五絃也其所以七絃者亦清聲還宮也至於四絃爲

宫者則羽不足矣不亦窮乎曰羽在三絃七徽之上以

按聲求之亦清聲也此琴之大畧也

幻住庵主月公金書楞嚴經疏　趙孟頫

昔阿難爲魔女所攝故世尊現化佛說經七處徵心究

首楞嚴之妙義一音演法宣般怛囉之真言顯大神通

有聖功德當幻住道場之新建宜真乘法寶之莊嚴黃

金研爲泥書十萬言而豈易白米賤如土舍百千石以

何難長者但發肯心貧道便成勝事百寶光聚爍爛發

於毫端千葉蓮開芬香遍於沙界

請謙講主茶榜　趙孟頫

雷震春山摘金芽於穀雨雲凝建椀聽石鼓之松風請陳鬪品之奇功用作齋餘之清供恭惟心如止水辨若懸河天雨寶花法潤普沾於衆渴池生靈草清香大啓於羣蒙性相本自圓融甘苦原無差別靈山牛乳分一滴之醍醐北苑龍團破大千之夢幻舌頭知味鼻孔聞香大衆和南請師點化

閣帖跋　趙孟頫

書契以來遠矣中古以六藝爲教次五曰書書有六義

象形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書由文興文以義起學者世習之四海之内罔不同也秦滅典籍廢先王之教李斯變古篆程邈刱隸書隸之爲言徒隸之謂也言賤者所用也漢承秦弊舍繇趨簡四百年間六義存者無幾漢之末年蔡邕以隸法定五經洛陽辟雝以爲復古觀者車日數百兩其後隸法又變而眞行章草之訛興言楷法則王次仲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毛宏行書則劉德升鍾氏胡氏草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文舒姜孟頴梁孔達田彥和韋仲將張超之徒咸精其能至晉而大盛

渡江後右將軍王羲之總百家之功極衆體之妙傳子獻之超軼特甚故歷代稱善書者必以王氏父子爲稱首雖有善者蔑以加矣當是時江左號禮樂衣冠之國而北朝尚用武其遺風流俗接於耳目故江左人士以書名者傳記相望歷隋而唐文皇尚之終唐之世善書者皆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逸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宋興太宗皇帝以文治制詔有司捐善賈購法書聚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時五代喪亂之餘覩磨所蕩存者百一古迹散落帝甚憫焉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

旨以所購書繇三代至唐鐫爲十卷摹刻祕閣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既成賜宗室大臣人一本自此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黃太史曰禁中夜刻古帖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墨橫裂文士大夫或不能盡別由此觀之刻同而墨跡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余於書鋪中得古帖三卷第二第五第八明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其多者加

公權帖一卷於錢塘康自修許易得第九卷始爲全書雖墨有燥濕輕重造有工拙皆爲淳化舊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遂徧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熙脩內司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同又有慶曆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絳公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數十家不可悉記而長沙絳州最知名要皆本此帖書法之不喪此帖之澤也因予記得帖之由遂撥其本末著于篇

題東老事實後　　趙孟頫

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呂僊翁此語似若深有世俗相推奬之意然至於散盡黃金便覺蟬蛻汙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東老能爾豈非僊材世人愛惜錢如護性命殊不知爲飛空下觀者之所憐憫佛說遺教經亦云不知足者爲知足者之所憐憫故我說法亦復如是

自題畫一人勒馬立　　趙孟頫

宋人畫人物不及唐人遠甚余刻意學唐人殆欲盡去

宋人筆墨唯王子慶知此意

## 真率齋銘　趙孟頫

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真率為約簡率為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茶一啜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府行立坐臥忘形適趣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羶周旋布置俯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真誠外徒矯偽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

隆道冲眞崇正眞人杜公碑　　趙孟頫

眞人諱道堅字處逸杜姓當塗采石人自號南谷子初丹陽謝道士玄風遠播法海旁霑眞人曳杖玄門問道清室言而無隱拂袖遠遊乃捫蘿仙都廻飈雲木納交名緇載參辟歷之禪遐想慈親亟返白雲之舍當路知其紊履俾掌教於鄉邦俄走義興隱居張洞三歷霜暑一意泉石辟歷以道契相合招過鳳谿結知楊氏之王孫託友鄧侯之内侍獲引見賡廟錫號輔教大師爰受紫衣之榮遡尋白石之隱於是楊氏以禮請住昇元報

德觀眞人與玄學建淸規百廢具舉徒衆悅服屬天兵
南渡所在震動玉石慮燬於崑岡黎庶懼淪於塗炭弓
刀曷措莫救鄉閭衣食無從忍塡溝壑眞人冒矢石叩
軍門見太傅淮安忠武王於故鄉披膽陳辭爲民請命
王與語大悅恨見之晚軍壁爲之歛兵民社因之安堵
遂俾馳驛入覲帝闕詔特委馳驛江南搜訪遺逸眞人
退而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上嘉納焉欽奉璽書
提點道教住持杭州宗陽宮大德七年復被旨授杭州
路道錄教門高士眞人旣主宗陽不忘舊館仍領昇元

觀事往來昇元尋白石舊隱因討然之籌峯卽葛仙之
丹井別立通玄觀俾弟子薛志亨林德芳甲乙主之現
山發秀珠泉獻液眞人於此枕流漱石遊神雲外步虛
禮斗馳思仙鄉自髮髦而清齋視紛華如敝屣香餅巾
拂不事珍奇朮食草衣恒存慈儉蚊幬雖設取足於絡
絺莞席自安弗求於錦綺文作攬古之樓於通玄聚書
數萬卷道德注疏何啻千家玄聖淵源外圖十子著老
子原旨及原旨發揮關尹闡玄文子纘義等書數十萬
言皆理造幽微文含混厚讀之者知大道之要行之者

得先聖之心可謂學業淵深文行俱備者矣皇慶改元宣授隆道冲眞崇正眞人依舊住持杭州宗陽宮兼湖州計籌山昇元報德觀白石通玄觀眞人居罷思退請老而傳尋奉璽書以弟子姚志恭爲昇元提點師孫孫拱眞爲提舉俾世世相傳玄玄不絕延祐五年歲在戊午眞人在宗陽時年八十有三正月十三日微疾取平生所有物手自標題散之親舊旣間出偈遺諸弟子十五日旦頂中爆然有聲而逝銘曰至人應世啓賛清寧道包玄象德協文明青山孕質白石標英飛聲天陛齊

步雲瀛其一 氣藹蘭芳形逾松茂嘯月珠淵采薇瓊岫

碧落回軿閬風揮袖服食五靈棲遲三秀其二 玄經闡

義原旨立言皇文粹聖王化瀰尊懸諸日月纘于乾坤

谷神不死至道長存其三 仙宇金暉真容玉鼎桂闕霞

氤芝城雲斐碧瓦參差丹檽焜熚屢降鸞書時朝鳳扆

其四 籌峯宴景眞館凝神從容覩化逍遙上賓烟蘿泣

月露草淒塵佇雲闕而悵望文琰於千春

大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　趙孟頫

今上皇帝初即位孟頫蒙恩自翰林侍讀學士遷集賢

侍講學士官中奉大夫明年改元皇慶定制官二品者
封贈二代祖考諱希永贈嘉議大夫太常卿上輕車都
尉吳興郡侯祖妣鄭氏贈吳興郡夫人考諱與旹贈昭
文館大學士護軍吳興郡公妣李氏吳興郡夫人五月
十三日孟頫被旨許過家上冢以八月六日欽奉制書
告于吳興郡公墓下郡官偕來親黨畢集觀者莫不歎
美湛恩汪濊罔間沒存實惟祖考餘慶豈不肖孤之有
焉廼十二月甲子立石于郡公墓側刻辭紀事用對揚
聖天子丕顯休命銘曰惟皇慶元聖以孝治恩及臣幽

爰立定制藐不肖孤敢曰膚敏昔被詔徵旋躋嚴近通
班集賢入侍講席異數特加儒榮備極龍光遠施式符
先德我祖我父維侯維公爰暨我妣咸被褒崇予告還
歸攜家南騖虔奉制書告于大墓我有旨酒亦有肥羜
黍稷馨香肴核維旅以祀以享賓親具在報効之思罔
敢或怠伐石刻辭豐碑是樹巋然墓門用侈殊遇人臣
之榮天子之仁億千萬年厥聲弗泯

先侍郎阡表　趙孟頫

府君諱與訔字中文冑出宋太祖自秀安僖王五世而

至府君皆家吳興安僖王生崇憲靖王伯圭是為府君
曾王父憲靖王生新興恭襄王師垂是為府君王父其
世次歷官語在宋史恭襄王生通議府君諱希永仕宋
朝奉大夫直華文閣累贈通議大夫是為府君王考妣
碩人鄭氏府君生而秀令弱冠以通議䕃補官初調饒
州司戶參軍辟監海昌鹽場俄易黃進運塩辟兼浙西
茶鹽司主管文字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知蕭山
縣以治最聞淳祐八年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五月
出通判臨安府十一月除軍器監主簿明年十一月監

三省樞密院門又明年正月遷太府寺丞兼大宗正丞
出知嘉興府治爲諸郡最拜金部郎官兼右司特除直
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未上改提舉浙西常平義倉茶鹽
公事寶祐元年升軍器監尋除直寶章閣兩浙西路提
點刑獄公事二月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九月兼主管
淮浙發運司公事十月知平江府二年差主管建康府
崇禧觀三年除將作監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
錢糧疏辭不報四年兼權知鎮江府除司農少卿五年
升太府卿六年除祕閣修撰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

府景定元年五月除司農卿兼左司郎中復兼勅令所删修官十二月除右文殿脩撰兩浙計度轉運副使二年四月升集英殿修撰尋進寶章閣待制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六月遷樞密都承旨後省疏駁免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十月除江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十一月兼總領淮西軍馬錢糧三年二月兼提領江淮茶鹽所差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四年九月起知平江府兼提點浙西刑獄十一月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五年進顯謨待制召拜兩浙轉運使除權戸部侍郎是歲十月

理宗徂落度宗踐祚拜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咸淳元年賜進士出身三月以疾卒於府治實廿三日也嗚呼痛哉遺表聞度宗震悼賜銀三百兩絹三百匹以歛贈銀青光祿大夫官自廸功郎至通奉大夫爵進歸安縣開國子府君生於嘉定癸酉十一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三娶李氏先十五年卒累贈碩人子男八人孟頔孟頒孟碩孟頌孟類孟顒孟頫孟籲孟頔將仕佐郎杭州路儒學教授孟顒奉議大夫滄鹽使孟頫奉議大夫汾州知州孟籲承務郎同知南劒州餘皆常仕

宋而須頒已不幸死女十四人孟巽適沈昌言孟毘適
史周卿孟允適韓浩孟歸適陳好謙孟艮適翰林直學
士張伯淳孟家適韓巽父孟比適印直傳孟益適南樵
路摠管印德傳孟萃適錢澄孟漸適錢誼孟豫適沈光
謙孟遇適施誼孟過孟既未嫁而夭孫男廿四人孫女
廿人曾孫男二人曾孫女一人府君卒之年葬湖州烏
程縣澄清鄉聶村越十一年墓毀於盜至元庚辰改卜
城南車蓋山之原徙葬焉府君玉立長身眉目疏秀襟
度灑落不臧怒蓄怨性好學躬布衣韋帶之行才任治

劇而為政務豈弟所至皆有惠愛仕二十年先世園田乃更加損先友禮部侍郎東平劉公震孫誄之曰府君於時為循吏於朝為名卿於國為信厚公族世以為知言府君没十二年而宋歸于元又十一年當至元廿四年孟頫蒙恩召至闕下擢兵部郎中入直集賢出佐濟南府數年之間驅馳南北故於府君之行事本末不遑有所紀載元貞元年孟頫自濟南罷官歸里守先人丘壠以為終焉之計而又拜汾州之命恐遂失墜泯没乃妝泣書一二刻石墓下以示後昆大德元年十二月某

日不肖孤孟頫述

魏國夫人管氏墓志銘　　趙孟頫

夫人諱道昇姓管氏字仲姬吳興人也其先管仲之子孫自齊避難於吳興人皆賢之故其地至今名棲賢考諱伸字直夫妣周氏管公性倜儻以任俠聞鄉閭夫人生而聰明過人公甚奇之必欲得賢壻予與公同里閈公又奇予以爲必貴故夫人歸於我至元廿四年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召孟頫赴闕自布衣擢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廿六年以公事至杭乃以夫人偕至京師既

而除直集賢同知濟南路摠管府成宗皇帝召入史院
夫人亦俱余以病辭同歸吳興余提舉江浙儒學滿任
遷泰州尹今上皇帝在春宮遣使召孟頫除翰林侍讀
學士夫人亦同至闕下至大三年冬也明年上即位特
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夫人封吳興郡夫人皇慶
元年請假歸爲先人立碑夫人亦以管氏無丈夫子欲
命繼又無其人乃即故居作管公樓孝思道院俾道士
奉其考妣祭祀事見道院記次年使者洊至於是夫人
復從予入朝延祐四年予入翰林爲承旨加封魏國夫

人五年冬舊所苦脚氣疾作上遣太醫絡繹胗視六年增劇聞於上得旨還家四月廿五日發大都五月十日行至臨清以疾薨於舟中余與子雍護柩還吳與葬德清縣東衡山之原禮也子三人亮早卒雍奕女六人夫人天姿開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備翰墨辭章不學而能處家事內外整然歲時奉祖先祭祀非有疾必齊明盛服躬致其嚴夫族有失身於人者必贖出之遇人有不足必周給之無所吝至於待賓客應世事無不中禮合度心信佛法手書金剛經至數十卷以施名山名僧天

子命夫人書千文勑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因又命余書六體爲六卷雍亦書一卷且曰令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且一家皆能書亦奇事也又嘗書墨竹及諸色竹圖以進亦蒙聖奬賜内府上尊酒嘗謁興聖宫皇太后命坐賜食恩意優渥受知兩宫可謂榮矣夫人之亡内外族姻皆爲之慟嘗與余遊者莫不流涕則夫人之德可知已銘曰夫人云亡夫喪賢媍子失慈恃家無内助嗚呼夫人古之烈女仁智賢明傳指莫數翰墨之工受知聖主通籍東朝得謁太母媍人之榮可

謂至極碎璧寶珠行路嗟惜人倫之重况於夫婦天實爲之誰謂荼苦東衡之原夫人所擇規爲同穴百世無易樹以青松銘以貞石婉婉之德萬古是式

陳眉公筆記云夫人出泖西小蒸今其地尚名管道似未見此志耳

## 與中峯禪師書八首　趙孟頫

孟頫汨汨俗塵中每蒙尊者不棄時時賜問顧惟何者乃辱過愛如此當亦是前世有緣故邪近一病兩月幾至不起得鮑君調理方似小差然眠食未復嘗少氣力

惙惙憂深至於死生之說師所謂委順者固已知之矣
感師提誨情何敢忘蒙寄惠酒豉粒粒皆是禪味敬領
莫知所報阿孫回草草道謝春深猶寒山中當益甚唯
珍重
近數有人自山上來知道體安隱慰不可言茲有少禀
潰杭州報國寺在鷲內中棟宇極大去歲九月火灾止
存三門猶足稱雄於諸寺近矣隱訢老住持欲求大和
上信筆草一疏滇欲持以爲興復之計弟子與訢老有
文字之交故敢干聒方盛暑中求法語者無數度老師

必大厭之而孟頫又復有請亦恃慈悲故耳唯恕之而曲從之

孟頫得旨南還何啚病妻道卒哀痛之極不如無生酷暑長途三千里護柩來歸與死爲隣年過耳順罹此茶毒唯吾師慈悲必當哀憫蒙遣以中致名香之奠不勝感激但老妻無恙時曾有普度之願吾師亦已允許孟頫欲因此緣事以資超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又聞道體頗苦渴疾不知能爲孟頫一下山否若仁者肯爲一來存殁拜德不可思議以中還謹具拜覆哀感不能詳

悉併祈師照

孟頫自老妻之亡傷悼痛切如在醉夢當是諸幻未離理自應爾雖疇昔蒙師教誨到此亦打不過蓋是平生得老妻之助整三十年一旦失之豈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哀痛之極如何可言過蒙和上深念遠遣師德賜以法語又重以悼亡又加以祭文亡者得此固當超然於生死之途決定無疑至於祭饌之精又極人間盛禮尤非所宜蒙殁存感戢不知將何上報師恩雖亡者安身已滅然我師精神之所感通尚不能無望於慈悲拯拔

俾證菩提此則區區大願因便見還山謹此具復臨紙哽塞不知所云

昨以中還山草草具字陳敘下情茲承嘉上人下訪特蒙惠書審即日道體勝常深用爲慰又知以中十七日方登天目所謂普度功德此乃先妻願心必須爲之但日期未敢定臨時又當上稟耳海印雖有登山之約然亦未可必外承指視三十年陳迹宛若夢幻此理昭然夫復何言但幻心未滅隨滅隨起有不能自已者此則鈍根所障亦冀以漸消散耳圓覺經尚有三章未畢一

得斷手便當寄上又恐字畫拙惡不堪入板然唯師意

秋暑不欲久滯嘉兄亟此具復

以中來得兩書披讀如對頂相感激慈念不覺淚流蓋孟頫與老妻不知前世作何因緣今生遂成三十年夫婦又不知因緣如何差別遂先棄而去使孟頫栖栖然無所依今既將半載痛猶未定所以拳拳欲得師父一臨以慰存歿之心耳今蒙諭以病腦之故弟子豈敢復有所請賜教普度榜文情旨仰見慈悲此事度葬事以前必不能辦一則事緒紛忙二則氣力難辦已與以中

子細商量直向東衙房屋完備就彼修設廣望山靈川
祇方隅禁忌亡者神識冤親之等皆霑福利耳想老師
亦必以爲然也聞老師有痂氣之疾已爲方與以中恐
可服也謹此報覆圓覺候再爲納併乞清照
孟頫于江入城得誨帖知杖錫以藍輿入山益深聞之
甚爲驚歎頃時時有人持法語見過每以人不識好惡
與從孟頫求書者無異是與不是必要滿幅盈卷問其
所以莫知好處安在徒使人終日應酬體疲眼暗無寧
可免雖吾師道大語妙不可以此爲比然其疲於應接

亦豈不然耶和上既已入山在孟頫輩便未有望見頂

相之期爲之悵然殆不容說又先妻無恙時曾有普度

之願滿擬和上一到東衙爲了此緣今既不然只得請

千江主其事若其他人孟頫殊不委信想和上亦以爲

然也聞有便草草具覆臨紙不勝馳情之至山深林密

地多陰濕唯冀珍重

孟頫紛紛塵事中不得以時上狀惟極馳御漸熱伏計

道體安隱五月十日老妻忌辰一切前議命千江菴主

主持了普度一事只作一晝夜日誦法華夜施十燈十

懺兼三時宣禮法華懺法區區不敢祇居尊重致乞慈悲就山中默加觀想庶使無情有情及亡者俱獲超度孟頫拜德豈有巳哉因幻住道者上山謹附短狀餘唯

珍重不宣

與友人書　　趙孟頫

孟頫前得書發至農具叉田圍丈尺及稍把舊椽竹皆巳收今欲新竹椽五六十條爲用可折西邊江南竹并班竹揀恰好者斫五六十竿餘舊椽竹疾發來

跋自寫墨竹　　管仲姬

淮東都事關政夫人雅好植竹名其所居之室曰竹隱至大元年四月一日特訪余於寓所求墨竹遂爲之作晴竹而先書余松雪所作修竹賦於前也仲姬識

## 送范蒳莊序

張伯淳

長興爲吳大邑素號難治然令丞得人治固不難也錢塘范君提鄉郡學事且三年行臺遵近制上其姓名于朝將拔擢焉君廉於取姑丞是邑告行於常所往來伯淳相與祖餞北關外酒壺旣傾贈一言曰士有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令得百里地貳政其

間百姓於我乎仰樂乎心則一邑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邑之人懼關係不輕也一命之士可以行志況再轉爲丞乎況是邑環其封不翅百里責任尤不輕而有志濟人愛物者蓋足以行之而有爲也且自唐來言丞者必曰藍田豈舍崔立之皆不足爲丞舍藍田皆無可爲之邑哉官以人而重固也立之積學能文吟哦松檜間其意趣爲何如范君詩人也視此當無愧將見後之稱長興者亦猶人之稱藍田焉斯可也雖然丞賢而令亦賢當無往而不可施用者范君勉乎哉夫責任之不輕

則其所以自待者宜重當謝要人所以相位置者頗高則其養望於是官也宜毋以卑自誘范君勉乎哉君然其言於是乎書葯莊君自號不以稱古也

送安定書院洪山長序　　方回

爲學者先義理而後事功義理者事功之權衡乎明於義理立事建功何施不可先以事功入其心則隘矣夷禮夔樂未聞其未仕而先學爲俎豆管絃之事也仁宗寳元康定間湖學畇盛王介甫作詩美胡安定而以先生尊稱之得其邊防水利治道名齋之意熙寧柄國安

定役矣遂行免役青苗市易自實保甲保馬農田水利之政殆皆其平日事功之心邪介甫少嘗見濂溪恥于下問濂溪亦不屑教之介甫爲相之年庚戌濂溪年五十四横渠年五十一明道伊川年三十八九介甫皆不能識其人故不能用其人其所用者呂惠卿曾布蔡京蔡卞之徒急於事功而昧於義理故也學術之獘遺患至今是故二陸氏之學高於事功考亭不然永康陳同父之學專於事功尤所不然學者不可不知也故於安定山長洪君之行微有以發之

## 漁隱叢話攷

方回

苕溪漁隱叢話前十六卷後四十卷吾州績溪胡仔元任所著也仔父舜陟號三山老人仕至待制廣西帥死於靜江府獄中實秦檜殺之也羅鄂州新安志畧不書回嘗見其族孫示予家傳六大帙靖康圍城中奏議戰守事甚多故詆郭京尤力後兩帥廣州文臣之善用兵者也檜之殺之殆以此元任寓居霅上謂阮閱閎休詩總成於宣和癸卯遺落元祐諸公乃增纂集自國風漢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數特出其名餘入雜記

以年代爲後先囘𭅺好之學詩實自此始元任以閎休分門爲未然有湯巖起者閎休鄉人著詩海遺珠又以元任爲不然囘開之吾州羅任臣毅卿所病者元任紀其自作之詩不甚佳耳以其歷代詩人世次爲先後於諸家詩話有去有取間或斷以巳意視皇朝類苑中槩取而竝書者豈不爲優近囘著名僧詩話實用元任條例元任歷官事跡當俟續書

胡氏之來吳興不始元任也待制寓湖而且在射村見其弟舜申建炎避亂録及漁隱叢話若元任以蔭

授廸功郎兩浙轉運使幹辦公事六轉奉議郎知常

州晋陵縣則見家傳元衛

# 癸辛雜識序

周密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强之説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聞者絶倒洪景盧志夷堅貪多務得不免妄誕此皆好奇之過也余卧病荒閑來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謔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喜可噩以警以懼或獻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見紿者固不少然求一二於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編其或獨夜遐想舊朋不來

展卷對之何異平生之友相與抵掌劇談哉因竊自嘆曰是非真誕之辨豈惟是哉信史以來去取不謬好惡不私者幾人而舛僞欺世者總總也雖然一時之聞見本於無心千載之予奪狃於私意以是而言豈不猶賢於彼哉癸亥孟秋余所居里云弁陽老人周密戲書於道遁齋

## 齊東埜語叙

周密

余世爲齊人居歷山下或居華不注之陽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種學績文代有聞人曾大父扈蹕南來受高

皇帝特知遍歷三院徑躋中司恭禧之間大父從屬車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聞目接歲編日紀信不誣我先君博極羣書習聞臺閣舊事毎對客語音洪暢纚纚不得休坐人傾聳敬嘆知爲故家文獻也余齠侍膝下竊剽緒餘已有叙次嘗疑某事與世俗之言殊某事與國史之論異他日過庭質之先子出曽大父大父手澤數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也又出外大父目録及諸老襍書示之曰某事與君祖所紀同然也其世俗之言妹傳譌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小子識之又曰定哀多

微辭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衷議論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乘不可刪也小子識之洊遭多故遺編鉅帙悉皆散亡老病日至忽忽漫不省憶爲大恨閒居追念一二於十百懼復墜逸爲先人羞廼叅之史傳諸書博以近聞胜說務事之實不討言之野也異時展余卷者噱曰野哉言乎子眞齊人也余對曰客知言哉余故齊欲不齊不可離然予何言哉何言亦言也無所言也無所不言烏乎言客大笑吾因以名其書歷山周密公謹父書

推官廳題名記　　袁　裒

臬事之職古司寇之官一郡庶政綱目至繁而獄訟之司推官專之民情隱微政理枉直咸於是乎察訊鞫論報推意可否其任可謂重矣故銓曹不以輕授居是選者必深通典章守正道知治體之士乃得為之厥既有成績由是而操風憲執政柄其事任若煩瑣而其選實

淸要吳興推官舊署在子城東南廠屋久而圮庭宇隘陋至大二年春徙建於府治廳事之右軒除明豁楹棟聯絡或遇議事於長貳步武伊邇於體遂嚴於事審密視昔加勝焉既落成遂具樂石刻紀名氏自至元廿三年設立至至大二年凡一十一人以次而書之昔司馬公記諫院名氏而系以忠詐回直之目使後至者知避就然則刑獄之任民命攸司可不愼與

王弇州曰佑聖觀記在杭州本觀推官廳記在湖州郡齋俱趙吳興書俱覘摹李北海而廳記稍遒勁子

至湖州訪曇妙亭遺蹟無一存者用此解僊耳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五